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石磊◎主编

王进喜

的故事



人民日报出版社

英雄人物，时代楷模丛书

王进喜的故事

主编 石磊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雄人物/石磊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80208 - 438 - 5

I. 英... II. 石... III. 英雄模范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074 号

英雄人物, 时代楷模丛书

书 名: 王进喜的故事

主 编: 石 磊

责任编辑: 渐 江

封面设计: 睿点书装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数: 1 - 5000

印 张: 108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定 价: 648.00 元

书 号: ISBN 7 - 80208 - 438 - 5

前 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长期英勇奋斗的结果。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数的革命先烈、无数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奉献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革命斗志和英雄气概，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当今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需要这种强大的革命精神，把人们感奋起来，凝聚起来，尤其是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学习、奋发向上。

目 录

苦难的童年	1
高耸的井架	11
参加群英会	19
打出争气井	27
“铁人”的来历	34
特殊搅拌器	42
一张领料单	48
学校第一课	55
雨露禾苗壮	62
输了的“赢”方	68
“劳保肉”风波	75
手上的油泥	83
初春的笑声	90
含着泪填井	98
超过美国人	104

油田的卫士	111
宽广的胸怀	118
油田回收队	124
最后的时刻	131



苦难的童年

大概是“春风不度”的缘故吧，这里常年风凄凄，沙蒙蒙。虽不是地无寸草，但那寒碜的情景儿，叫人看了实在心酸。可这个连“叫花子”都不屑光顾的地方，倒有个叫得挺好听的名字——赤金村。

这是甘肃省玉门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在地图上寻不到它的名儿。

不过，玉门关很有名气，它不仅在长城边上，而且还有石油矿呐。那名声可大哩，连黄头发、高鼻子的外国人都晓得。

赤金村跟玉门油矿紧紧地挨着，可从来就没沾过它的光。村里的房子，清一色的黄泥巴墙。不知道有多少年、多少代了，风剥雨蚀，凸凸凹凹，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老实巴交的村里人，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眼泪和汗水积起来，恐怕要流成河，但是从来也洗不掉写在他们心上的一个“苦”字。

村子里有一个王姓的穷人，单靠租种地主的几分地过日子。饥一餐，饿一顿，一家老小紧紧巴巴地熬过了一年又一年。



这一年的春天，王家生了个男孩，当爹的脸上开出野菊花，当娘的乐得合不拢嘴。满村人也都为他们感到高兴：“王家进喜啦！”话音不断，笑声不绝。在大伙的鼓促下，爹娘就给男孩起名为“进喜”。

凄风下，沙雾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在艰难中王进喜慢慢长到5岁了，个儿也如同地里那玉米棒，变得瘦瘦长长。他懂事了，常常自个儿坐在门前的那棵酸枣树下发呆：为啥要叫个“进喜”呢？他咋想也没想出个道道来。

这一天，他跟着父亲到地里干活，歇息了，他坐在田埂上，仰起脸，天真地问：“爹，我这名儿怎写呵？”

“怎写？”爹也傻眼了。他自己也是个扁担放在地上也认不得是“一”字的睁眼睛呀！

见爹写不上来，王进喜不满足，又接着问：“这王进喜是啥意思？”

“孩子，你爷爷姓王，你爹姓王，你也就姓王啰”爹这样说道。可是当他说到“进喜”两字时，半晌也没吱声。

“爹，你怎不说了？”王进喜诧异地望着爹。

“唉！”爹深深地叹了口气，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了。他声调凄凄地说：“咱们家穷，希望你给家带来‘喜’呗！”

“我已经长到5岁了，那咱们家怎还是这么穷呵？”王进喜眨巴着眼睛不解地问。



“这不怨你，只怨咱命苦啊！”

王进喜的一双眼睛瞪得铜钱大，他刨根见底地问：“啥子命呀？”

“等你长大就懂了，喜伢子。”爹站起身，用结满老茧的手拍拍他的脑袋，强撑着身子，下地干活去了。

王进喜看着在地里弯腰干活的爹，呆呆地愣着，像只木鸡。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地里的麦子悄悄抽穗了，打浆了。正在这节骨眼上，不知是谁得罪了老天爷，竟整整七七四十九天没下雨。村民们杀牛宰羊，祭龙王爷，可还是没求得一滴雨来。土地干得像龟背，裂开了一条条沟缝。黄沙像是长着翅膀，风一吹就漫天价地飞扬，搞得遮天蔽日。干旱使麦子的叶儿变脆了，麦秆好似一根根黄松毛，不沾火星也像是要随时燃烧起来。

这一年地里颗粒无收，王进喜他爹一着急，就病倒在炕上起不了身子。

地主可不管天老爷的事，更不管穷人的死活，带着账房先生收租来了。

爹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他陪着笑脸说：“老爷，地里今年颗粒不收，你就开开恩吧！”

“这租子得交！”地主凶狠狠地说。

娘在一旁插嘴说：“真的，老爷！已经断顿几天了，这不，才从邻居家借来一点麦麸。”

账房先生把手中的收租簿甩得哗哗响，也斜着一双



鼠眼，阴阳怪气地说：“咱家老爷也要吃饭呵！走了七八家，都一个腔调，那叫咱家老爷喝西北风去？”

爹急了，结结巴巴地解释说：“那怎成？可是……咱也实在交不出……”

“交不出租，就把地交出来！”地主吼道。

“没地咱更难活命呵！”爹一听，脸唰地变了样，他慌忙从炕上滚到地上，一把抱住地主的腿，苦苦地哀求不要把地收走。

“那租子呢？”地主毫不动心，逼着问。

爹一咬牙，答道：“借！高利贷，我们也借！”

“孩子他爹！你……”娘知道这高利贷是索命债，有多少乡邻乡亲被它弄得家破人亡。咱穷人是借得起，还不起呵。

爹受不了娘那凄凄的泪眼，忙把头扭到一边。

王进喜见地主那神气，心里就有气，又见爹跪在地上向地主求情，更是忍不下。他瞪着圆圆的眼睛，攥紧两个小拳头，走近地主面前，恨不能把狗地主咬上几口。

爹怕他胡来，急得扬起手，照王进喜啪地一巴掌，气恼地说：“你懂个啥呀！”随即抬起头来，对地主说：“咱明日个死活给你送地租去。”

“哼！”地主和账房先生扬长而去。

王进喜站在那儿，咬着牙，眼窝里噙着泪水。娘将他一把揽到怀里，王进喜“哇”地一声，那窝泪水也



“哗”地流了下来。娘心酸酸的，也陪着抹起了眼泪。

爹拖着一身病体，四处奔波求人，终于借来了高利贷，还清了地租。然而爹从此也长病不起了，经过好长好长时间的求神拜佛，加上喝草药汤，才从阎王殿里回转来。可是，此时爹的一双眼睛却啥都看不见了。

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全家人心里是一片凄凉。就这样地熬了一天又一天，秋天慢慢地过去，冬天急急地走来，转眼就到了年关。

为了这笔高利贷，一家人捆着肚皮过日子，到头来还是债台高筑，破破烂烂的屋里，除了土炕上的破席子，灶头上的破锅和几只粗瓷碗，啥都没有了。如今到了年关，能吃的都吃光了，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喜伢子，跟爹去矿上弄点吃的。”那天一大早，娘对小进喜说。

“嗯！”王进喜懂事地点点头。他拿起竹篮和打狗棍，准备上路去。因为他跟着爹走村串户地讨饭，已经有段日子了。

雪已经下了一夜，这会儿还在铺天盖地地飘着，村野全白了。带着冷森森劲儿的雪片飘积在村头的树林里，有好几处，发脆的树枝丫被压断了。觅食的乌鸦在树木旁哇哇地哀叫。

进喜拉着爹，一步一个雪窝儿地往前走。出了村口，风雪越来越猛，刺骨的寒风卷来大片大片的雪花，把这爷儿俩塑成了雪人。



“喜伢子，好冷吧？”爹问。

“爹，不、不冷！我暖，暖和着哩。”王进喜使劲裹裹身上的破棉袄，想装着没事儿，可身子却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爹眼睛看不见，耳朵可灵。他听到小进喜一说话，牙齿“咯咯咯”地碰着响。爹心疼哩，他哽咽着声音说：“喜伢子，爹对不住你呀。”

见此情景，王进喜使劲地摇着爹的手，安慰道：“娘不是说过，下雪不冷，化雪冷么？爹，我不骗你。”

“我信，我信。”爹点着头，连声说。可不知昨的眼睛里的泪花却悄悄地闪了出来。

他俩顶风冒雪，走呀，走呀，这风雪之路怎么这样漫长呵！漫长得没有尽头……

走呀，走呀，看到了高高的采油树，又看到了轰隆隆的钻机，最后看到了穿着满身油泥的烂羊皮袄的石油工人。工人弟兄见雪人般的爷儿俩，都心里酸酸的，有的给一个窝窝头，有的给一碗包谷米，小小的竹篮慢慢儿堆出尖尖来。

这一趟，王进喜算是见了“大世面”，他不仅讨得了米，而且看到了油矿里那高高的井架，看到了长长的输油管，心里头好奇极了，也羡慕极了。他对爹说：“我要到油矿来做工。”

“你还小哩。”

“要长多大呵？”



爹用手比划着：“这么高就成了。”

王进喜看准了，爹的手抬到胸口高。他盼望自个儿快快长大，长大了当一个采油工，再也不让爹出门讨饭了。

回到村里，他们一家人靠这讨来的一点东西，过了个年。

苦日子一天天地往前熬，王进喜一天天地长大。这一年他长到8岁了。

8岁，该上学了，村里有钱人家的孩子，一大早就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赶。王进喜见了，心里堵得慌，他偷偷地跑到村头的杨树林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家里穷，哪有钱去读书呢？要长到爹的胸口那么高，还要等几年。不能到矿上去做工，就帮爹娘干点活呗！哭完了，王进喜的心里也想得顺畅了。

爹叫他去给地主家放牛羊，他答应了。

星星还挂在树梢上，娘蹑手蹑脚地走近土炕旁，轻声唤道：“喜伢子，醒醒吧。”

这声音真温柔，真甜蜜，王进喜睁开眼睛，“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娘见王进喜睡着的这香喷喷的样子，心里软软的，她真不忍打破孩子甜甜的梦。坐在炕沿，她口张了张，没敢发出声来，她手伸了伸，也没敢碰碰王进喜。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犬吠，娘心里一愣神：天要亮了。她狠狠心，牙一咬，推推王进喜，喊道：“喜



“伢子，该去放牛、放羊了。”

王进喜一骨碌地从床上爬起，跳到地上。他一边揉眼睛，一边把娘递过来的窝窝头塞到怀里，操起鞭子就跑出了门。当他把两头牛和十几只羊赶到后山坡时，东方的天边上才露出鱼肚白。

后山坡的草长得又肥又嫩，牛儿、羊儿见了，一边抢着吃，一边满山坡地撒着欢。

不一会儿，又有几个放牛、放羊的小伙伴来了。王进喜真高兴，他从怀里掏出窝窝头，一人掰上一小块，叫大伙儿乐得合不拢嘴。

吃完了窝窝头，他们挥舞着鞭子玩梁山好汉。“冲呵！”“杀呵！”满山坡的震响，惹得牛儿、羊儿吃草儿都花了心。

玩累了，也闹够了，他们就往草坪上一躺，叽叽喳喳地讲着从大人那儿听来的故事。待口讲干了，耳朵窝子也听累了，那些牛羊也吃得肚儿圆圆的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又是一年。王进喜放的黑牯牛长得又高又大，放的羊也长得又肥又壮。

一天下午，王进喜和他的小伙伴们，又躺在草地上吹“山海经”，这些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真是迷人啦！小伙伴们一个个都走进了这个迷人的世界，啥都不知道了。

“啊呀！牛斗起来了。”一声惊叫，使小伙伴们着了慌：黑牯牛与另一头黄牛斗起架来。



这架打得真凶！牛角顶着牛角，传出金属般的“咔嚓”、“咔嚓”的清脆响声。

那头黄牛是王进喜的好朋友放的，它斗不过黑牯牛，眼睛已被戳出了血。他急了，忙冲上去，拼着命儿，想掰开扭在一起的牛头。可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也不顶用，那交叉在一起的牛角，越拧越紧了。他的好朋友真着急，挥手朝黑牯牛就是一鞭子。

黑牯牛退了一步，扬起蹄子，一脚把他的好朋友踢倒在地，半天都爬不起来。

“黑坏蛋，我打死你！”王进喜来气了，他扬起放牛鞭，朝黑牯牛就是一阵猛打，一边打还一边数落着黑牯牛。

黑牯牛知道自己做错了事，闯了祸，它低着头，任凭鞭子一下一下地敲打在屁股上，身子动也不动一下。王进喜见了，心一软，举起的鞭子无力地垂了下来。

“你这野小子，敢打牛！”不知啥时候地主到后山坡来了，他一把夺过放牛鞭，不问青红皂白地朝王进喜头上打去，边打边恶狠狠地叫嚷：“叫你尝尝牛鞭子的味道！”

王进喜的头被打破了，血流了下来，把衣服染红了一大片。望着凶神恶煞般的地主，他心里充满了仇恨，爹的眼睛就是被这狗地主逼瞎的。狗地主，今天我与你拼了！王进喜想到这儿，把全身的力气憋足，头一低，猛地朝前一拱，那狗地主被撞得四脚朝天，躺在地上哇



· 王进喜的故事 ·

哇地叫。

王进喜一扭身，跑了。

这以后，王进喜再也不给地主放牛、放羊了。每天，他跟着爹和娘往地里跑，开始学着种地了。

终于，王进喜长大了，已经长到爹的胸一般高了。爹没忘记他的诺言，求爷爷、告奶奶，到玉门油田求了情。15岁的王进喜，离开了赤金村，进了玉门油矿，当了一名学徒工。



高耸的井架

王进喜带着儿时的幻想进了玉门油矿，心里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要知道，自打6岁时随瞎子爹来油田讨饭时起，就把这儿当成神仙住的天堂了。他曾不止一次地梦见自己站在高高的钻台上，手握刹把，使劲儿一拉，转盘就轰隆隆地旋转起来了。尤其是那钻头，劲可大哩，拱着脑袋呼噜噜地，直往地下钻。嗨！最使人高兴的还是看着那原油卞哧哧地朝外涌，那阵势简直美极了！从梦里醒来，他还在想：到那时，爹再也不需要拄着根打狗棍走村串户地去讨百家饭了，娘再也不用为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发愁了。

哪料到，甜甜的梦，像个彩色的肥皂泡，一眨眼就破灭了。

打王进喜到钻井队当上学徒后，情况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天没亮，就得起床给工头烧洗脸水；到夜深了，还要给工头点烟窝子。打井了，他要往井场上挑凉水儿、送窝窝头；停钻了，他就被叫去拆井架，人拉肩扛地往其他地方运。三年过去了，他竟还从未正儿八经地上过钻台，连钻机的刹把都没能摸一摸。他常常望着